

taigeeer
zuopin quanji

(印)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著

泰戈尔作品全集

董友忱/主编 董友忱/等译

第12卷

(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

রবীন্দ্র-রচনাবলী

泰戈尔作品全集

(印)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著

第12卷

(下)

董友忱 主编

董友忱 等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总策划：张西平

总顾问：郁龙余

顾问：

太白仙——印度西孟加拉邦孟加拉研究院主席

(মহাশ্বেতা দেবী, পশ্চিমবঙ্গ বাংলা আকাদেমী সভাপতি)

绍诺特库马尔·丘多巴泰——印度西孟加拉邦孟加拉研究院前秘书

(সনৎকুমার চট্টোপাধ্যায়, পশ্চিমবঙ্গ বাংলা আকাদেমী সচিব)

沙姆苏贾曼·汗——加拉国孟加拉文学学院院长

(শামসুজ্জামান খান, বাংলা একাডেমী মহাপরিচালক, বাংলাদেশ)

科鲁纳鑫图·达斯——泰戈尔印度大学前副校长

(করণসিন্ধু দাস, উপচার্য, রবীন্দ্র-ভারতী বিশ্ববিদ্যালয়)

谢莉娜·侯赛因——孟加拉国当代女作家

(সেলিনা হোসেন—বাংলাদেশের আধুনিক লেখিকা)

刘爱好——中国传媒大学孟加拉语特聘教授，孟加拉语文学专家

刘安武——北京大学印地语教授，《泰戈尔全集》主编

编辑委员会：

主任 董友忱

副主任 白开元 石景武 于广悦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广悦 于秋阳 石景武 白开元 冯秀倩 刘建 刘运智 江锦成

杨伟明 张幸 钟少莉 耿克璞 曹艳华 董友忱 潘小珠

主编：董友忱

副主编：白开元 石景武 于广悦

主编助理：张幸 于秋阳

目 录

(下)

散 文

文学之路	(577)
写给奥米耶琼德罗·丘克罗博尔迪的信	(579)
现 实	(582)
诗人的申辩	(589)
文 学	(594)
事实与真实	(601)
创 作	(610)
文学特性	(618)
文学的创新	(626)
文学评论	(631)
现代诗歌	(637)
文学理论	(652)
文学的意义	(667)
附 录	(681)

主席的讲话	(683)
主席的总结发言	(692)
文学协会	(695)
诗人的讲话	(700)
文学形式	(705)
文学批评	(715)
五十岁后	(724)
孟加拉文学的发展	(731)
时代变迁	(739)
时代变迁	(741)
思考和轻率	(749)
民众利益	(756)
战争的根源	(763)
小和大	(766)
窗口的信	(783)
力量崇拜	(807)
真理的呼吁	(809)
问 题	(826)
解 决	(842)
首陀罗的本分	(845)
更大的印度	(850)
印度教徒—穆斯林	(856)
妇 女	(859)
增 补	(865)
工作奉献	(867)
迷恋独裁	(871)
纺 车	(879)
憧憬自治	(890)
佃农的话	(897)
斯罗塔依德大师	(905)

罗宾德罗纳特的政治见解	(910)
印度教徒—穆斯林	(917)
希吉利和吉大港	(925)
新时代	(929)
现行的惩罚政策	(932)

书稿说明	(937)
------------	-------

散 文

文学之路

白开元 译

于广悦 校

谨将此书

献给尊敬的

奥米耶琼德罗·丘克罗博尔迪先生

写给阿米耶琼德罗·丘克罗博尔迪的信

尊敬的阿米耶琼德罗·丘克罗博尔迪^①先生：

从我不同日子发表的文章中，你可以知道，长期以来，我怀着极大兴趣，探讨了文学意蕴的奥秘。我以各种方式阐述这个主题。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想再谈一谈我的观点。

我们专心致志地认识世界，对世界的认识有两个方面。

我们借助知识了解事物。在了解过程中，探索者待在后面，作为目标的认识对象，在前面。

我们在情感中认识自己，作为载体的客观事物，与我们的本我相融合。

认识事物，需要科学。进行科学研究，要尽量撇开自己的个性。人观察自己，需要文学。文学的真实性在人的感知中，而不在事物的准确性中。不管它多么古怪，不管它与信息多么不相符，都无关紧要。只要那古怪的感知与信息不相符的感知是缜密的，就应承认它是文学的真实。在各个方面，人从小有一种求知的渴望，神话故事由此产生。在想象世界，它要成为各种各样的人物。可成为罗摩，也可成为巨猴哈奴曼。成为想成为的人物，就会异常开心。人的心灵和树在一起，就成为树；与江河在一起，就成为江河。心灵希望与事物融合，若能融合，就万分高兴。人带着自己做五花八门的游戏，就是文学的行当。这样的游戏中，有美，也有不美。

我曾经认定，创造美是文学的主要职责。但看到这种观点与文学艺术的体验不合拍时，我心里产生了极大的疑惑。潘鲁德多达不能算是美的。文学的美，与通常美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于是，我觉得，有必要纠正以前说反的话。我以前说，美给予快

^① 阿米耶琼德罗·丘克罗博尔迪（Amiyachandra Chakrabartee，1901—1986），国际大学的教授，泰戈尔的文学秘书。在诗人的晚年一直陪伴着他，并且于1930年陪同他访问德国、丹麦、苏联、美国，后来又陪同他访问波斯、中东一些国家。——主编注

乐，因此，文学中创造美。应该说，凡是给予快乐的，心灵都称之为美，那些均为文学素材。在文学中是什么唤醒美感，这不是最重要的。美由深切的感觉证实。我们称它或不称它为美，都无关紧要。心灵在世界无数被冷落的事物中向来是承认它的。

在文苑外面，“美”的领域是十分狭窄的。在那里，丑恶的一切不给坚守生命理论的人以快乐。在文学中它却给人快乐。要不然，就没人敢接触名剧《奥赛罗》了。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的心：文学中悲伤的故事为何给人快乐？我们为何认为它也存在“美”的殿堂里？

我心中找到的答案是：我们对四周枯燥乏味的事物不感兴趣时，那种模糊的感觉是令人难受的。那时自我感觉也不敏锐了。强烈地感到“我就是我”，就有快乐。那时面前或周围就有一些我不会熟视无睹的物件，我对它们的认知，就会唤醒我的知觉，在对它们的品悟中，就会真切地找到自我。而缺少这一切，就会感到萎靡不振。事实上，心灵越是走向无神论，就越痛苦。

对痛苦的强烈感受，也是快乐的。因为那是深刻认识自我的体现；只有对丑恶的畏惧，才会从中进行阻拦。没有这样的畏惧，我们就说痛苦也是“美”。痛苦使我们清醒，不让我们看到模糊的自我。巨大悲痛就是“至高无上的神”。在“悲剧”之中他就是快乐。在现实世界中，人认为恐惧、悲痛、祸患是应当尽量规避的，可为了强化和丰富个人体验，又需要它们，否则，人性就是不完整的。人在文学艺术中领悟自己天生的追求。这可称为游戏，称为在想象中不间断的自我认识。人们愉快地参与罗摩的人生游戏，没有这种游戏，必然心碎。

心里首次明白这个道理的那一天，我想起济慈^①的一句话：Truth is beauty, beauty is truth（真实即美，美即真实）。换言之，我们内心深处真切地感觉到的真实，就是美。我们从中能找到自己。先人贾甘波尔科说，在我喜欢的事物中，我真切地找到自己，所以，那些事物是可爱的，那就是美。

^① 约翰·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系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之一。——译者注

人在文学中每日扩大自己“喜爱”的领域，也就是扩大自己能清醒认识的领域。他的畅通无阻、多姿多彩、宏阔的游戏世界就在文学中。

印度古籍中，称造物主是无处不在的游乐者。换句话说，他在自己的创造中，发现自己充满情趣的奇妙本相。人也在自身中不断重塑自己，并以各种方式发现富于各种情趣的自我。人也是无处不在的游乐者。在人的文学艺术中书写着镂刻着那种游戏的历史。

人在心里必然不断接受文学艺术中的真实，即英语中所谓的 Real（真实）。人不是通过争论，不是通过论证，而是通过深刻的体验，接受文学的真实。心灵所说的“我确实看到了，我真切地感觉到了”的东西，在世界上成千上万无标记之物上面盖上自己图章的东西，由自己承认的世界所接纳的东西，即使不美，也是动人的；它带来了充满意趣的快乐。

表现“美”，不是文学或艺术的主要目的。在这方面，印度修辞典籍中的一句名言是：诗是充盈意蕴的句子。

人想在无牵无挂的游乐场，通过各种情味，认识自己。文学中，创造了多姿多彩、宏阔的游戏世界。

然而，其中存在价值差异，因为这不是自然科学。各种认识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享受快乐，人有选择的责任。满足心里好奇，是科学智慧的工作。在那样的智慧中，不连贯的、不克制的癫狂和淡定深沉的快乐，几乎获得同样的席位。但是享受快乐，人自然而然可以进行选择。有时候，发生奢侈的不健康现象，人就容易忘记朴实平易。那时，他怒气冲冲，不顾一切地食用对身体有害的营养品，以此改变自己的口味。那种营养品通常很辣，所以当他的嘴发麻时，才明白这样用餐该结束了。然而，幸亏心灵还是健康的，人的永恒天性终于返回，正常享受的日子也随之返回。那时，文学，摒弃片刻的现代姿态，以质朴的情感与永恒文学融合。

圣蒂尼克坦

1936年阿什温月8日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现 实

没有一个人忠于职守，这个世界没了应有的风貌，唉，世风日下呀！——有些人这样表达心中的忧愁，可日子照样过得舒舒服服，饮食、睡眠，未受丝毫影响，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忧愁之火像冬天的火，令人感到惬意。这样的火盆要是放在身旁，对身体是无害的。

所以，谁如果说，当今的孟加拉诗人进行的文学创作中缺少现实性，不适合民众欣赏，不能用于大众教育事业，那么，很可能，我对国家的现状也会表示忧虑，并且说：“这话说得对呀！”，于是，让自己远离那些诗人。

可是，说那番话时直接点我的名，不管别人多么兴高采烈，我不会敞开心扉，分享他们的快乐的。

在一群读者中间，作者的处境，与洞房中新郎的处境大致相同。两者的耳朵都得无声地忍受许多冷酷的戏弄。忍受的原因是，他们在某个方面是胜者。不管别人怎样折腾，谁也不会抢走新郎的新娘。而作者的作品，则完好无损。

所以，关于本人，我不想说什么。不过，趁此机会，可以简单地谈谈文学。这不是题外话。因为尽管我的作品被判定是一流作品，但仍有传言说，当前几乎所有作者犯下了同样的罪过。

远离现实当然是一句大谎话。有些傻瓜一无所获，却付了钱，高高兴兴笑着离去，应为这些人配备阅历丰富的监护人。配当监护人的人，不会被诗人的花言巧语所蒙蔽，扫一眼就明白，需要的东西哪儿有，哪儿没有。所以，提醒国家关注脱离现实的文学的人，正在为未成年的读者和低能读者开设监护法庭。

然而，不管评论家多么睿智，总把读者当作婴儿抱在怀里，这对奶妈和被抱的婴儿，都不是件好事。应帮助读者清楚地认识到，哪是有价值的东西，哪是没有价值的东西。

麻烦就在于，实际上并非只有一样东西，我们在各地也不只管一

样东西。人的性格迥异，人的需求也五花八门，总是在寻找各种各样的物品。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文学中寻找什么东西。对有审美经验的人说，我们寻找的是情味。不消说，这涉及文学的意蕴。就情味的真实性进行一场辩论，最后会演变成一场武斗。一方或双方，被打倒在地，也不可能有最终的结论。

情味这东西，期待着有艺术趣味的人。人单凭臂力是不能证明自己的才能的。人世间有饱学之士、智者、爱国人士、乐善好施者等各种各样的好人，但如同达摩衍蒂撇开各位神仙，把花环戴在那罗国王的脖子上，情味这位艺术女神，在其他人的面前走过，径直去找具有审美情趣的人。

评论家挺起胸膛，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那个具有审美情趣的人。”别人一看他那副样子，不敢驳斥他。然而，缺少审美情趣的人，承认自己确实缺少审美情趣，这种自知之明，人世间尚未出现。我喜欢什么东西，不喜欢什么东西，这就是判断情趣的最终标准，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怀疑这一点。因此，文学批评中，是没有谦虚一说的。如同纵然没有资本，当经纪人谁也不会迟疑。在文学批评领域，没有人肯耐心地等到有足够资本的一天。因此，评论者的工作，反而是最安全的。

检验文学这件事，如果如此不靠谱，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还有什么法子呢。目前，我也看不到行之有效的办法。换句话说，想知道确切结果的人，得让他的重孙承担获悉结果的责任。有些人命中注定可做现金交易，但搞文学批评，万万不可指望那种交易。

为纠正个人和岁月在评判文学意蕴上所犯的错误，许多人要是乐意长时期肩扛评判之物，人们对此的疑虑倒是可以打消的。

能够看出哪个诗人的作品有无文学性的鉴赏家，在诗人同时代的人中间，肯定是很的。但他们是否适合担此重任，若提出最终答复的要求，不是不可能上当的。

在这种情形下，作者的方便之处在于，去把喜欢他作品的鉴赏家找来，不会遇到障碍。而他如果不认为对方是合适人选，他身边也没

有可提出控告的法院。当然，在“时光”的法院里，一直在审理他的作品。但像审理案件极为漫长的那种文学民事法庭，在英国本土也没有。在这里诗人就是胜者，因为，他暂时占据了一席之地。“时光”的卫兵今后哪天来拔他名声界线上的木桩，批评家就等不到看那有趣的一幕了。

那些在搜寻现代孟加拉文学现实性过程中大失所望的人，会针锋相对地对我说：“情味这东西，不能放在秤上称，这话是对的。可情味依附于一样东西，是可能表现的。于是，我们就有机会分析作品的现实性。”

确实，有接纳情味的器具。这样，毫无疑问，那是可测量的了。但像称物件的重量那样，能确定文学的价值吗？

情味具有永恒性。在古代太阳族国王时期，人们品尝的情味，至今未被抛弃。但器具的价格，按照市场需求，上下午是经常变化的。

好吧，设想一下，我们抑制不住写现实主义诗歌的欲望。我们去寻找素材，看看国内哪件事最具现实性。我们看到，梵社像国内火车站挂信号灯的柱子，瞪大红眼，单腿直立，高昂着头。迦耶斯特种姓人^①要佩戴圣线，梵社把他们的圣线抢走，这件事在孟加拉是世界级的大事。所以，孟加拉诗人不把它写进作品，那就意味着，他对现实事件的感知力极为微弱。我知道后写了《歼灭圣线》。它囊括的物件的分量不轻，但是，唉，文艺女神把她的座位置放在物件上，还是莲花上呢？

举这个例子是有原因的。批评家们认为，我已抓住现实主义这根主线。可一位反对我的人持异议，他说我全部作品中极少的现实主义元素，全汇集于我的长篇小说《戈拉》里了。

长篇小说《戈拉》中有什么没有什么，作者本人知道得最少。听人说，这部小说，生动地描述了印度教徒的习俗。由此我猜想，那就是现实主义的标志。

由于某些原因，目前，印度教徒对自身的习俗感到十分恼火。一

^① 印度一种低婆罗门的种姓，即“文书种性”。——译者注

谈到这件事，他们的心情就无法平静。我们宣扬，在世界的创造中印度教特性是造物主的最高成就，为这件作品，他使出了全部力量，之后，再不能前行了。在称文学现实性的分量之时，这几句话，就是秤砣。我们称迦梨陀娑是伟大的诗人，因为，他的诗作中有印度教特性。我们也称般吉姆琼德罗·查特吉为著名作家，因为从他作品的女主人翁的言行中可以看到，印度女人对丈夫的感情符合印度教教典；而有时也指责他，是因为他小说中表现的那种感情还不够充分。

其他国家也有这种情况。当大英帝国的热度一个个小时迅速上升时，在一些英国诗人的作品中，它那血红的现实性也不住地唠叨。

与此相比，华兹华斯^①诗歌的现实性在哪儿呢？他看到的世界本性中闪现的快乐，与英国民众的教育、风俗、习惯的联系在哪儿呢？孤寂诗人的心笛在吹奏他情愫的曲调。我想知道，他的诗作中有没有以英国市场上的价格出售的东西。

此外，我以什么确定济慈、雪莱^②诗作的现实性呢？他们把诗韵与英国民族之心的乐曲相融，难道曾获得奖赏和喝彩？在文学市场上，所有经营现实性的评论家是如何“欢迎”华兹华斯的，这已载入史册。他的国家像对待不可接触的下等种姓人那样，不许他走进家门，对济慈则射出死亡之箭。

离我们更近的例子是丁尼生。他是表现维多利亚时期人的特性的诗人。他的影响遍及全国。但维多利亚时期的现实性越是衰微，他的席位就越是窄小。他的诗作长存所依凭的品质，是永恒的情味，而不是因为其间有大量英国商品。那些粗陋的商品一天天正在腐朽。

我们这一代作者的最大罪过，是我们学了英语。接受英语教育，对孟加拉人来说，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它不是现实性的缘由。所以，这里的文学不能为本国民众带来教育和快乐。

说得好！但与本国未学英语的人相比，我们的人数太少了。没有人去抢他们的笔。我们只能凭借“非现实”的力量，去夺取比国内

① 华兹华斯（1770—1850），系英国诗人。——译者注

② 雪莱（1792—1822），系英国诗人。——译者注